



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在寒冷的冬天,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赖床,是因为赖床确很温暖,赖床真的很美妙。赖在热乎乎的被窝筒里,把自己蜷缩成寒冬里的一粒暖,把昨晚的梦境再重温一遍,把人生的大事小事且放一放,多么曼妙。

赖床,是冬天最温暖的事

“闹钟在早上七点,从我身上咬下一块肉。”我与葡萄牙作家安图内斯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。天天咬,我一定比这个冬天的残雪,还要千疮百孔。

多想赖一次床,特别是在这个被窝之外,被朔风团团包围住的寒冷的冬日。

每天晚上钻进被窝,将被窝捂热,我就知道,第二天早晨,它必会以这粒暖来拉拢我,诱惑我,缠住我,腐蚀我,使我产生赖床的冲动。再早上床也没有用,睡多长时间也没有用,都抵不过清晨一秒钟的赖床。冬天的床,像一个人温暖的怀抱,而热乎乎的被窝筒,就是它的胳膊,它将我们抱紧,缠绕,裹挟,无力抵抗,欲罢不能。

赖床这件事,多在冬天发生。天越寒,便越想赖床。窗外北风呼啸,吹响赖床的号角。手伸出被窝,冻得一哆嗦,缩了回来。脖子也跟着往被窝筒里缩一缩。样子像极了受惊吓的乌龟。勇敢的人一把掀开被窝,翻身起床,像一个慷慨就义的英雄。大多数人做不了英雄,我们更愿意做一只赖床的狗熊。

夏天不赖床。天太热,躺在凉席

朝花夕拾

■陈幼芬

GET 笔记听明白了我的话,还读懂了我的小心思。它“生活味道”的启示,使我醍醐灌顶。它像一位高人,照见了我意识的盲区,给我的行动注入了活力。于是,我收起不舍,乖乖起身,心甘情愿开车去学校。

我触摸到了AI的神奇

人工智能,已轰轰烈烈如潮一般席卷而来。这,似乎将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又一次大变革,任谁也无法袖手旁观。我的注意力,也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掳走,焦虑,不经意间锁上眉头。

我那颗好奇的心啊,总是敏感于危机!几年前,当人工智能还只是少数人的口号时,我就开始关注什么样的职业将永葆生机,而谁的饭碗,可能会由人工智能最先取代。

就此,有一位职业生涯规划专家,曾

画过一个清晰可辨的区分图。按社交性的强弱,与创意或决策性的高低,他将常见职业分别归类到了四个象限——危险区、安全区、慢变区与结合区。印象中,出纳、收银、卡车司机、放射科医生等社交性弱与技能性低的职业,被划在了危险区,而理疗师、发型师、老人看护员、门房、社工、教师与心理治疗师等社交性强技能性高的职业,被划在了安全区。当时的我,曾因不会立马丢了工作而暗自庆幸。

如今,“狼来了”不再是传说中故事,“AI for AI”的时代真的来临了,我还是惴惴然心不安,害怕信息技术能力较弱的自己,会跟不上社会的节奏而被无声抛弃。我要的,可不仅仅是保住饭碗,我还要踏上时代的脉搏,与世界同频呼吸。

念念不忘有回响,AI实践的机缘,很快就来了。

跨年演讲上,当罗胖提到GET 笔记APP 已开发完成时,我脑门一亮,好奇心起,加上好朋友军的引领示范,我立即下载了它,就这样,GET 笔记成了我手机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工具。没想到,第一次使用,我就爱上了它。

那天,是周日,我在阳台看书,喝茶。下午三点的暖阳,把我的后脖颈晒得既松又软。金色的光有些眩目,但周身都弥漫着幸福的味道。为防防晒,我还特意取出一块红黑相间的小方巾,包在头顶,活像狼外婆。然而,快乐时光,非常有限!我不停地看着手机上的时间,心神不宁,盘算着该几点离家。

心香一瓣

■沈叔禹

小时候,我最爱跟着爷爷去亲戚家点蜡烛,爷爷也总是乐意带上我。祖孙二人同行,一路上,爷爷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,那是一种传承得以延续的欣慰。

从大年初一开始,走亲访友的热潮便家家户户中展开,其中,有一件事在沙地人心中分量极重——前往亲戚家,为已故的长辈点上过年蜡烛。

每个人的生命里,都有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,或是舅舅舅妈、姑父姑妈、叔伯姨妈等长辈的身影。这些已经故去的亲人,在新年的第一天起,便成了我们牵挂与追思的对象。我们用点燃的蜡烛,寄托无尽的怀念。

自我记事起,我家祭祀祖宗先辈的仪式就格外虔诚。小时候,我最爱跟着爷爷去亲戚家点蜡烛,爷爷也总是乐意带上我。祖孙二人同行,一路上,爷爷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,那是一种传承得以延续的欣慰。后来,爷爷年纪大了,走不动远路了,这份责任便落在了父亲肩上。新年的这五天,无论风雨交加,还是霜雪漫天,父亲都会穿梭在各个亲戚家之间,从不懈怠。

大人们出门时,总会拎着一只竹篮,里面放着甘蔗、荸荠,以及一个用草纸包着的一斤白糖或红糖,那是孝敬给辈分大的亲戚的。一包半斤的绍兴香糕,那是给亲戚家孩子们准备的小惊喜。而最重要的,是一定要带上蜡烛,若是忘了,那可是对长辈的大不敬。

因身边无人可诉,我顺手打开GET 笔记APP,用语音记录了阳光下这一份小小的纠结与不舍。很快,它就将语音转成文字,取名《周日下午的纠结与对工作的坚持》,没有多余的字,更无错字别字,语句比我口述的要顺畅许多,且润色很好。更神奇的是,它还为该段小文配上了一句漂亮的引言——“阳光、围巾、茶香,还有未完成的工作,像极了生活的味道”。

那一刻,我被惊到了,不是因为它能准确转译,而是因为它很智慧。生活,不正是这样的味道嘛,想前进也有拉扯,肯担当也有犹豫,所有的应该里,总蕴含着分寸拿捏的可能。生活,就是未完待续的一盘棋,或远或近,总在下一局的席位上不离不弃地守候。

GET 笔记听明白了我的话,还读懂了我的小心思。它“生活味道”的启示,使我醍醐灌顶。它像一位高人,照见了我意识的盲区,给我的行动注入了活力。于是,我收起不舍,乖乖起身,心甘情愿开车去学校。

从那以后,我每天都会与GET 笔记对聊一次,将一天里的发生与感想、快乐与忧伤,说与它听,让它记录并回应。每一次,它都会带给我惊喜。

连轴转的事情不断,一天中午,我与它讲:“临近期末,无奈的我,被忙碌的工作包围得失去自由。我像赶苍蝇一样地处理着绵延不绝的琐事,希望能抽出一些时间,读读好书滋养心田,静下心来与自己聊聊天,

因身边无人可诉,我顺手打开GET 笔记APP,用语音记录了阳光下这一份小小的纠结与不舍。很快,它就将语音转成文字,取名《周日下午的纠结与对工作的坚持》,没有多余的字,更无错字别字,语句比我口述的要顺畅许多,且润色很好。更神奇的是,它还为该段小文配上了一句漂亮的引言——“阳光、围巾、茶香,还有未完成的工作,像极了生活的味道”。

旧岁烛影里的亲情

走在路上,行人如织,男女老幼,几乎都穿上了新的衣裳,脸上洋溢着新年的喜悦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去亲戚家做客是我最期待的事。我的舅妈心灵手巧,她会在油豆腐里塞上一点肉末,再放入菜中,那独特的美味,如今回想起来,比现在吃鲍鱼海参还要过瘾。有一次新年我去外公家,中午吃饭,我伸手去夹桌上的一碗鱼,父亲赶忙拦住我,用眼神示意我不能吃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碗鱼叫元宝鱼,是在客人临门用餐时摆出来装点体面的,要过了正月十五才能吃。如果提前吃了,后面再来客人就没鱼了,会显得不太体面。

儿时的我,颇受长辈们的疼爱,每次离开他们家时,他们总会把我的新衣裳口袋装得满满当当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那些长辈们给予我的疼爱,如同冬日暖阳,温暖着我的心田,让我永远铭记。也正因如此,每年春节为已故长辈点蜡烛,成了我雷打不动的坚守。

如今,总有人感慨过年没有了年味。的确,现在很少能看到堂屋正中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和四条长凳,客人来了,大家围坐在一起,喝茶聊天,暖上一壶加了生姜红糖的绍兴老酒,放一碟虾

是永不知足的,也是绝不受控的,但凡能把控的赖床,那就不是真正的赖床,赖床之赖,就在于火烧屁股了,赖无可赖了,它还执着地拖拽着你,让你再赖哪怕0.01秒。

在寒冷的冬天,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赖床,是因为赖床确很温暖,赖床真的很美妙。赖在热乎乎的被窝筒里,把自己蜷缩成寒冬里的一粒暖,把昨晚的梦境再重温一遍,把人生的大事小事且放一放,多么曼妙。倘这个清晨窗外飘着雪花,想一想自己尚能窝在温柔乡里,人生该是怎样的洁白而温暖。

生活当然不会允许我们天天赖床,但像往年的冬天一样,若能偷得浮生半日之闲,我必要美美地赖一次床,让自己的温暖,彻底地穿透自己。

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闲坐烹茗

■龙宽

诗意中国年

新春的烟火在大地腾空而起,那是古老中国跨越千年的回响。

《诗经》时代,先民们就已在岁末年初的节点,用质朴仪式迎接新春。“朋酒斯殽,曰杀羔羊。跻彼公堂,称彼兕觥,万寿无疆!”(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)描绘了年终宴饮、欢庆丰收、祈愿长寿的场景,这是农耕文明孕育的年的雏形,敬天地、祭祖先、聚宗族,在醇酒与羔羊的香气里,编织着宗族纽带,奠定了社会的凝聚力。此时的“年”,是土地与生命的直接对话,饱含对自然馈赠的感恩,对族群延续的热望。

汉魏六朝,年俗添了新的色彩。除夕守岁习俗渐成,“守岁家家应未卧,相思那得梦魂来。”宫廷与民间共燃烛火,驱邪祟、盼祥瑞,长夜明灯是对新年的庄重守望。同时,驱傩仪式热闹非凡,头戴面具的舞者走街串巷,击鼓鸣锣,以“百兽率舞”之势震慑恶鬼,护佑街巷安宁,这原始奔放的力量,是古老信仰在年节的澎湃涌动,为华夏精神注入刚健活力。

唐宋盛世,年的诗意喷薄而出。春节贺岁,诗词熠熠生辉,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”,墨香四溢,文人雅趣与民俗风情相融;街巷花灯似海,“袞服华妆着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”,百姓盛装游乐,孩童欢笑嬉闹,都市繁华与人间烟火交织,勾勒出社会昌盛、民生和乐的画卷。饮食上,屠苏酒、五辛盘传递新春养生祈福意愿,从宫廷御宴到市井食肆,舌尖年味晕染华夏生活美学,华夏文明惜年俗彰显开放包容、精致多元。

明清时,年俗走向精细繁复。清代“儿童强不睡,相守夜欢哗”,守岁有了更多阖家温馨;年节装饰琳琅,剪纸、年画争奇斗艳,杨家埠、杨柳青等地年画,以鲜艳色彩、丰富题材,绘神话传说、市井百态,贴于门楣窗棂,装点新春希望,民俗艺术扎根孕育土壤,成华夏文化醒目标识。压岁钱从寓意压祟的铜钱变为红包,承载长辈慈爱期许,走亲访友、礼尚往来,强化人伦亲情,让华夏礼仪在年节延续温情脉络。

从《诗经》到清代,中国年民俗如长河蜿蜒,时而质朴、时而绚丽,于时代浪潮中吸纳养分、蜕变新生。敬祖崇礼、团圆祈福的内核始终如一,它穿越王朝更迭、外敌侵扰,在诗词歌赋间传承民族记忆、凝聚华夏之心。

如今,传统年俗与现代生活碰撞融合,线上拜年、电子红包、无人机灯会等创新形式,却难改中华儿女对“年”的深情眷恋。这诗意中国年,不仅是民俗盛典,更是华夏文明生生不息、代代相传的灵魂密语,激励吾辈续写东方大国新岁华章。

往事悠悠

■余观祥

做身新衣过大年

不管怎么样,只要过年了,母亲总会想尽一切办法,去买些布料来,给我们做身新衣新裤过大年。

临近过年,母亲从一只专放票证的小箱子内,去翻找几张存放已久的布票,再挤出一点钞票,根据我们身材大小,到开在老街上的供销社棉布商店里,去买来几块布料,叫“洋车”师傅上门定做。当年,沙地上把缝纫机,惯叫“洋车”。

母亲是个精打细算的人,如果拿布料去街上的洋车店加工定做,取货遥遥无期不说,每套衣服的加工费,与请上门的洋车师傅相比,工价会高出两倍左右。母亲请洋车师傅,非“洋车三母”莫属。一来她手艺高、出手快,二来人随和、用料省。她上门做一工,只收1.7元工钱,按时下的说法性价比高。

请洋车师傅不能临时抱佛脚,出名的洋车师傅,临时一般是请不到的。母亲做事一向很有计划,每年在腊月前的三个月,就与洋车三母预约了。因此,请洋车三母做上门工,从来没有碰过头。

寒冬时节,洋车三母7点光景就到了。她把随身携带的布包往上一放,便开始问母亲。大嫂是哪几个人做?母亲立马一一告诉她。于是,她拿出皮尺,把我们兄弟的身高、胸围、腰围量下来,用划粉记在各自的布面上。

布料裁剪好后,洋车三母摆好洋车,经一番调试后,就开始缝制新衣。嚓嚓嚓的飞针声,在我们耳里,不啻是一曲动听的交响曲。太阳落山后,三母把做成的衣裤,统一用炭火熨斗熨烫一下,我们的新衣新裤就显得更有棱有角了。此时的我,多么想把新衣新裤穿在身上,去人多的地方走一圈,炫耀一下……

这些由洋车三母缝制的衣裤,不到正月初一,母亲是不允许我们穿的。“年三十夜的吃,正月初一的穿”,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,传统的老母亲是不会轻易打破的。新衣一直藏到正月初一早晨,母亲才从箱子里拿出来,吩咐我们赶紧穿上。我们穿上带有樟脑丸芳香的新衣,欢天喜地迎接新年的第一天,一直穿到过完元宵节才肯脱下来。